

富代小說選

茅盾等著

852.63
44072



執筆者：

茅盾 碧野

劉白羽 張天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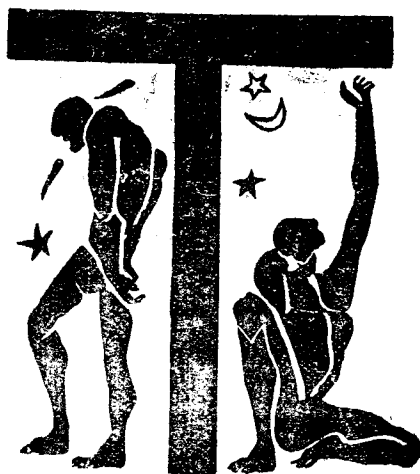
郭沫若 姚雪垠

艾蕪 老舍

靳以 沈從文

當代小說選

建國書店出版



當代小說選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著 者 茅 盾 等

出 版 者 建 國 書 店

總 經 售 新 生 書 局

上海四馬路山西路怡益里七號

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初版

當代小說選

目次

一、某一天·····	茅盾
二、歌聲，響澈山谷·····	劉白羽
三、月光下·····	郭沫若
四、秋收·····	艾蕪
五、人們·····	靳以
六、烏蘭不浪夜祭·····	碧野
七、新生·····	張天翼
八、差半車麥楷·····	姚雪垠
九、一封家書·····	老舍
十、王嫂·····	沈從文

某一天

茅盾

一

繭務科長第三次掀開了門簾的一角，把半個腦袋探進去時，W處長早就看見，不等繭務科長開口，就揮手連聲說道：「一會兒就來，就來！」同時，把半截紙烟往烟灰缸裏一扔，習慣似的伸手摸着下巴，看着那位坐在對面的客人說：「那麼，茂翁，就是三一三十一吧，大家是多年的兄弟，無所謂。」

「哈哈，處長辦事，向來是爽快的。」對方堆起了滿臉的笑容說。側轉腦袋，朝門首瞥了一眼。那一幅藍布的棉門簾此時早已很伏貼的穩重地下垂着，紋絲兒也不動，吻着門框，很嚴密。茂翁於是咳了一下，向W處長那邊湊近些，低聲地說道：「這幾天棉花的行市，真

也是飛黃騰達，看光景……」伸出三個指頭，對W處長打暗號，「不久會衝破這個大關……」

「哦！」W處長伸手到烟罐裏夾起了一枝烟，却仰起了臉，望着窗外的濛濛曉霧，只管沉思起來。噤！一枝火柴在茂翁手裏發光了。W處長下意識地把紙烟的一端接近了火柴，却將大姆指輕輕拍着紙烟的另一端。這又是他的吸燃紙烟的一種習慣。火柴梗快燃盡了，茂翁正待接上一根，W處長手指一鬆，那紙烟就掉在地上了。茂翁趕快俯身去拾，可是却聽得W處長的聲音頗有分量地說道：「這幾天，各方面的策勳，頗為猛烈，看來要成為事實。」

茂翁挺直了腰問道：「什麼事情要……」

「和平！榮譽的和平啦。」W處長笑了一笑。

茂翁還沒有答腔，W處長早又毅然說：「我是抗戰到底派，和平二字，我的腦子裏是沒有的。」

「可是倒底怎樣呀，外邊話多得很呢！」

「當然也不會無風起浪吧，」W處長微笑，手又在摸下巴了。「可是，你猜，誰需要和平呢？」

茂翁也會意地笑了笑，却又喟然道，「哎，中國的事情，真是太複雜，太複雜！」蓦地他臉上的皮肉一跳，擔心地問道：「可是，處長，咱們公司剛剛買進了二十輛半舊的卡車呢；這要是和平了，可怎麼——交代？」

「這是已成之局，只好瞧着辦吧！」W處長有點不耐煩了，「他媽的，抗戰抗得舒舒服服的，和她幹麼！」手又摸下巴了，轉了口氣，「不過，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，和了也有和了的做法，咱們總不會吃虧到那裏去吧。只是——今後幾天內，倒得靜觀一下。所以，剛才，你說的棉花的話。暫時不用急。」

「處長神機妙算，萬無一失！」茂翁又堆起滿臉的笑容來了。此時還才覺得自己手裏還拿着剛才從地上拾起來的那支紙烟，順手就敬了過去，又抓起火柴盒來。

W處長剛吸着了烟，那門簾忽又動了一下。W處長立刻把紙烟一扔，站起身，一面說道

，「就來，就來。」然而這次並沒總務科長的半個腦袋探了進來，而是勤務的聲音在簾外叫道：「報告處長，公館裏二夫人……」

「哦，哦，」W處長三脚兩步便走出處長辦公室。茂翁遲疑了一下，也就跟了出去。

二

半小時後，W處長從公館趕回辦公廳，就直向禮堂走去。本處的職員站在那裏恭候了一小時了，站的地位靠近牆壁的總務科長，老實就打瞌睡，夢見命令果然發表了，處長高升爲某幾省的管理交通運輸的局長，並且把自己也帶了去「走馬上任」……

W處長乾咳了一聲；踱進了禮堂。人們意外地都把腿一動，規規矩矩挺直了腰板。這三十人的腿腳移動的聲音，把總務科長的好夢打斷。

紀念週按照儀式開始了。總務科長照例担任了掌禮。喊到「處長時事報告」那一項時，他幾乎將「處長」喊成了「局長」，——他嚥了一口唾涎，這才把「局」字咽了下去。

W處長下意識地換了換中山裝的領口，然後兩手都往口袋裏一插，挺直了腰肢，翻起一對眼睛，先像喊口令似的喊了聲「同志們！」接着一頓，眼光威風凜凜地橫掃過排立在面前的聽衆，然後用點照例的「本週的國際大事……」開始了他的報告。

誰要是說W處長算不得雄辯家，那他就沒有耳朵。正和我們這時代的一切幹員一樣，W處長那張嘴實在神妙，死的他能說成活，黑的會變成白。不過，紀念週上這些聽衆們如果聽到後來都會成了半死不活，那又不是W處長的報告不够刺戟，而是因爲聽慣了，聽熟了，以至失却應有的作用。

二十多個職員都在屏息靜聽，眼觀鼻，鼻觀心。禮堂的四壁，迴盪着W處長的響亮的聲音。照例是那樣慷慨激昂，義憤填膺。十分鐘過去了，W處長還是口沫四濺，精神抖擻。然而，有經驗的聽衆知道也就快到「尾聲」了，因爲那一串壯烈的「誓死抗戰到底」，已經從W處長口中放了出來。人們精神似乎爲之一振。喊到第十幾個「誓死抗戰到底」的時候，站在他近眼前的總務科長不禁捏一把汗，生怕W處長拿他當作敵人——如果，處長的高舉的拳

頭一下就落到他的頭頂呢，這也並非沒有可能的。

末了，W處長又莊嚴得賽過了牧師用給死者懺悔的聲調問道：「你們自己想一想，有沒有對不起國家，對不起政府的地方？有沒有對不起老百姓的地方？公忠，守法，負責，節約，廉潔，勤勉，知恥，明禮，你們都做到了沒有？曾子說，一日三省吾身，我們要一日六省。有八省，要無時無刻不反躬自省。本人自從以身許國許黨，只知道二句話：上有領袖，下有公事，如果本人有不對的地方，你們誰都可以來槍斃我！」這最後一句，彷彿是運足了丹田之氣叫出來的，聲震堂瓦。然後也像一身的力氣都使用在這一句了，W處長下意識地仰手摸了摸下巴，接着就用平常音調說聲「完了」，紀念週禮成。

三

回到自己的辦公室，W處長一面掬手帕揩汗，一面打了幾個呵欠。昨夜方城之戲直到雄鷄報曉，今兒又起了早，剛才又作了那樣精彩的報告，整個的疲勞此時都一齊出動了。

然而總務科長却抱着一疊公事蹣跚着脚尖走進來了。W處長把臉一拉，沒好氣的說：「該死，該死！有要緊的麼？沒甚麼緊的，就擱這裏罷！」

「是，是，」總務科長低聲下氣回答，「可是，處長，你瞧，這一件是上行的，這一件也是：上個星期就等候……」

「哎，別囉嗦，」W處長不耐煩的將手一揮，「揀出來。……哦，誰擬的稿？畫過了行麼？哎，你怎麼辦事越辦越糊塗了！」

總務科長把公事展開，托在手中，送到W處長眼前。W處長一目十行地跳看了一下，抓總筆來，蹣蹣地一口氣連畫了幾個行。然後向總務科長瞥了一眼。意思是「還有麼？」

「旁的都沒甚麼緊，」總務科長陪笑說，「今天處長辛苦了，明天再辦罷。」

W處長也不言語，把筆扔下，順手就摸起一枝紙烟來。總務科長連忙從身旁掏出火柴，可是攪扭，那火柴梗上不知少了什麼藥品，剛一亮就熄滅了，擦到第三根，這才行，總務科長急得滿頭大汗，但是因這一急，他倒想出一些要緊話來了：

「今天處長有三個飯局……」

「哦！」W處長噴出了一口氣，仰起了臉，似乎尋思什麼，眉頭慢慢地縐了一下。

總務科長從那一疊公事中取出三張請柬，恭恭敬敬，一字兒攤開在W處長的面前。

又噴了一口烟，嘴角上的皮，似乎非笑的扭了動一下，W處長懶洋洋地說：「這姓潘的，就是那個什麼貿易公司的經理罷？」

「是，今天早上他自己來過，說，務必請處長賞光。」總務科長垂着眼皮回答，然而又在W處長再噴一口氣的當兒，偷眼望處長的臉色，接着又說道：「還不是聽見處長高升了，他——大概有求於處長。還是個機伶鬼，可是人還知趣。」

「嘿！」W處長笑了笑，「命令還沒有發表呢，他們倒先上勁來鑽了！」隨即把臉一拉又皺着眉頭，「那裏來閒工夫應酬他！」

總務科長不敢再說什麼，抱着那些公事，侍立在一旁。看見W處長打了個呵欠，閉上眼睛，知道沒甚話了，便倒退着出去，剛到門邊，正待轉身，忽然W處長睜開眼，喊道：「喂，

趙科長……」說着，一隻手便伸進褲袋裏。總務科長一面應着「有」，一面忙搶前幾步。W處長伸出手，把一張紙放在總務科長面前。

這是一張名單，W處長要請客。

總務科長恭恭敬敬捧起了那名單請示道：「請示處長，時間是？」

W處長瞥了一下他面前的三張請柬，就說道，「明天晚上八時罷。」於是抬頭看牆上的鐘，搖搖擺擺站了起來。

總務科長趕快去招呼處長的汽車，又趕回來給處長捧着那文書皮包，直到汽車邊，這才交給了處長的隨身勤務。

眼看着汽車去了，總務科長方才回到總務科，把處長交下請客單又看了一遍，也像處長那樣姿態微微一笑，仲起兩腿，架在辦公桌上，一面拉長調子喊「等科員」錢同志，給辦這件公事。」

總務科長側着頭，眼望着牆上一些標語，忽然把嘴一扁，自言自語道，「裝什麼喬模樣

，說什麼那來的閒工夫！人家是一個公司，資本有五百萬呢！」於是他跳起來抓過了電話機。……「喂，喂，潘經理麼？……哦，處長忙不過來，可是我……替您說了幾句……成了，成了……呀，自家兄弟，不客氣，不客氣！」

四

在潘經理的筵席上吃過了頭道菜，w處長就走了，還算把今天最後一個飯局應酬完畢，時間已經是九點多。w處長鑽進了汽車，就吩咐開快。

公館里還有一桌酒在等待他。因為今天又是二夫人的生日，照二夫人的意思，w處長應當擺脫這一天的公務，享一點家庭之樂；這是婦人之見，相應不准。但現在既已退食有公，w處長的時間當然不能不給二夫人。

公館里正自酒綠燈紅，笑語生風。滿滿的兩桌，無非是至親好友。w處長剛一出場，一衆親友就譁然叫道，「好，過了廿多分鐘了，罰酒三杯。」二夫人早已花枝招展地端着酒杯

來到跟前，她背後還有一人，是她的妹子。

三杯酒灌了下去，那位小姨也上前說道，「剛才才是大家公決了的罰酒。現在大家敬一杯我來開頭。」

W處長一瞧，兩桌人有二十多，便笑了笑，「人太多了，喝不下，免了罷。」

小姨子把頸額一扭，轉身說走，嘴裏囁咕道，「不喝就不喝，偏我是沒臉的！」

「來來，我喝，我喝！」W處長沒口的叫着，在桌面上隨便抓起了個杯子，自己斟滿，就一口乾了。

W處長的酒量本來平常，此時喝了幾杯急酒，就有幾分醉意。往常他一醉，興致就特別好，何況今天他又接連碰到幾樁喜事。當下他不等人家來勸，就取過一個大杯來，擎在手中，對大家說道，「本人向來遵守新生活，不多喝酒。可是今天要和各位親友痛飲三杯。」他溜着酒紅的眼睛朝桌面上掃了個圈子，「今天有三件喜事。第一件，上月做的幾樁買賣全都賺了。第二件，我升了官了，第三件……」他嚥了一大口唾液，提高了調門說，「今天下午

「確息，抗戰還是要繼續！」

說完，他就舉杯一飲而盡。

席面上衆親友也有喝的，也有不喝的，但不約而同的向w處長道喜，喧成一片。

二夫人似笑非笑的瞟着w處長說：「還是要打仗，這算什麼喜事？」

「你們婦人家不知道。」w處長輕聲說，一面又高擎起酒杯，向着衆親友大聲勸進道，

「大家都喝了沒有？爲了抗戰到底，請大家再乾一杯，來，我們三呼萬歲！」

衆親友都站了起來，但是w處長身子一搖，却坐了下去。他旁邊就是小姨子，他一張口，就吐了一地。可是他還在喃喃地說醉話：「就是和了，我們……也還有……和的辦法，不過，眼前……還希望再……抗一年……喂，一年也够了！喂，茂翁，那……那二十輛卡車，再過……再過一年，該賺進多少錢？……」

歌聲・響澈山谷

劉白羽

喜子抱着清晨濕漉漉的青草，拿兩隻赤腳盪着那整齊的穀穗，從穀穗上，大顆露珠，便溶溶在她攪起來的褲腳上面了。她手裏還捏一把小刃鐮刀。急匆匆在扁圓的肩背上搖着山一塊藍布頭巾下拖出來的辮子，穿過地邊的樹林去。背後離她大約二三十步遠，也是一個割草去的閨女清朗的叫喊：

「喜子，幹麼這樣慌呀？」

「不。」她停着，轉了一下頸頸：「你不知道，我家的牛娃戳得兩眼發藍呢！」

她很快隱到樹林那面去了。邕邕谷是寂靜的。喜子心下卻不十分平靜。前晚從晨會祕書那里傳出來的消息，說××軍的同志們，今天要來這裏開什麼民運大會呢？……她聽說那里面還有好多好多女兵！……此刻，一離開伙伴，轉進樹林子下的小路，她腳步放得遲緩多了。一